

周秦少數民族研究



蒙文通 著

周秦少數民族研究

龍門聯合書局

周秦少數民族研究

著者 蒙文通

出版者 龍門聯合書局

上海淮海中路一八一三號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〇二九號

印刷者 中國科學院印刷廠

總經售 新華書店

1958年7月第一版
1958年7月第一次印刷
(京) 道: 1-608
報: 1-733

字數: 75,000
開本: 850×1168 1/32
印張: 3 5/8

定價: (9) 道林本 0.70 元
報紙本 0.50 元

內容提要

本書係根據我國古典文獻，研究從西周末年至戰國末年居住在陝甘地區的赤狄、白狄民族從山西北部沿河北山西之間太行山一帶南下向河南北部移動，再東向入山東境內。西戎沿渭水出潼關進入伊雒地區，越過嵩山，一支東向入淮；一支沿豫鄂西部南下入湘。以及引起其他少數民族頻繁活動。可供古史研究工作者及高等學校學生中學教師研究參考之用。

周秦少數民族研究目錄

第一 周民族之南移

西周末年之旱災.....一

江城雨澤獨豐.....三

宣幽繼世南向移民.....五

第二 西戎東侵

獫狁東侵.....八

犬戎獫狁與太原.....一二

姜戎南侵.....一四

犬封古國.....一八

犬戎東侵周地.....二〇

秦爲戎族.....二二

秦卽犬戎之一支.....二四

昆夷與羌族.....二六

非子邑秦與犬邱.....二九

秦取犬戎岐豐……………三一

秦取犬戎洛川……………三二

秦晉交偪羣戎……………三四

犬戎侵入伊雒……………三六

齊晉霸業與羣戎……………三八

晉楚滅伊雒諸戎……………四〇

戎入汝漢江淮……………四一

第三 南方民族之移動

楚人北侵……………四四

百濮南徙……………四六

庸巴羅南徙……………四八

第四 赤狄東侵

古鬼親與赤狄……………五〇

狄來秦晉之北……………五六

狄南滅邢衛與齊桓禦狄……………五七

狄西侵周鄭與晉文創狄……………六〇

狄東侵齊魯宋衛·····	六三
狄入濟兼併長狄·····	六五
狄兼併代戎·····	六八
黃河首次改道爲狄禍·····	七一
羣狄建國拓地之廣·····	七二
晉滅赤狄·····	七五
羌狄與晉民融合·····	七九
第五 白狄東侵	
白狄東徙太行·····	八一
魏滅中山與中山復國·····	八六
中山稱王與趙滅中山·····	八七
第六 東北貉族之移動	
山戎東徙·····	九二
驪戎狄祖東徙·····	九五
滅貊辰國馬韓東徙·····	九八
林胡樓煩西還·····	一〇〇

第七 秦西諸戎之移徙

秦西戎族之活動……………一〇三

義渠與匈奴……………一〇六

周秦少數民族研究

第一 周民族之南移

西周末年之旱災

西周末造，一夷夏遷徙之會也。而遷徙之故，殆原於旱災，實以於時氣候之突變。詩雨無正，「刺厲王也」，（從鄭玄說），詩曰，「浩浩昊天，不駿其德。降喪饑饉，斬伐四國」。隨巢子云，「厲幽之時，天旱地坼」。御覽引史記云，「十四年大旱，火焚其屋，伯和篡位立；秋又大旱」。通鑑外紀云，「二相立宣王，大旱」。此應據竹書紀年文也。知厲王時饑饉爲困，自伯和之篡，至宣王之立，爲一長期旱災。皇甫謐言「宣王元年天下大旱，二年不雨，至六年乃雨」。此固可驚之事也。詩雲漢，「美宣王也」，詩曰，「旱既太甚，滌滌山川，旱魃爲虐，如惓如焚」。詩鴻雁，「美宣王也，萬民離散，不安其居，而能勞來還定安集之」，詩曰，「鴻雁于飛，肅肅其羽，之子于征，劬勞于野」。知宣王時亦患旱災，而人民離散。召旻，「凡伯刺幽王大壞也」，詩曰，「殯我饑饉，民卒流亡，我居圉卒荒」。楚茨，「刺幽王也，田萊多荒，饑饉降喪，民卒流亡」，知幽王時亦以旱災而人民流徙。詩中谷有蕓，「閔周也，凶年饑饉，室家相棄」，疏云，「平王之時」。

葛藟，「刺平王也，周道衰，棄其九族」，詩曰，「終遠兄弟，謂他人父；謂他人父，亦莫我顧」。知平王時亦以旱災而人民之流亡猶昔也。厲宣幽平凡歷一百五十餘年，而旱災與人民之流徙不絕於詩，此國史上一大故也。谷風之詩刺幽王曰，「習習谷風，惟山崔嵬，無草不死，無木不萎」，則於時旱災之烈尤爲可驚。

近世考新疆氣候者，以爲「時有變遷」。在兩漢時期，雨量充足。自東晉以迄唐代，雨量驟減。至北宋（十世紀）及元代末葉（十四世紀），雨量又略增進。在南宋（十一世紀）及明代中葉（十五世紀），天氣又復亢旱」。竺藕舫氏驗中國本部歷史上之氣候，以爲「第四世紀旱災之數驟增，而雨災之數則驟減。自晉成帝咸康二年迄劉宋文帝元嘉二十年，一百又八年中，竟無一次雨災，而旱災則達四十次，豈非第四世紀天氣亢旱乎？餘則雨災少者爲十五世紀，至十六世紀，旱災之數爲各世紀冠」，以證新疆氣候在四世紀與十五世紀驟然乾燥之說的爲可信。

美人達克勤氏以松柏年輪之厚薄定往昔雨量之多寡，謂「四世紀以後雨量驟減，至十世紀末雨量稍增，越五十年又減，以至十二世紀末葉。至十四世紀初期，雨量復增。但自十五世紀又銳減，以迄十六世紀初葉」。則是歐美近二千年之雨量亦與中國略同。奧人白路克納亦謂「十二、十三兩世紀，歐洲溫度較低，而十五世紀之溫度則較高」。是皆歐美歷史上氣候之變遷，與中國不相遠。竺氏又言「據在西美各州古木年輪之測量，斷定西曆紀元前九六〇年左右，周穆王時代，爲雨量豐沛時期。而紀元前七八〇年左右，周宣王時代，爲乾燥時期」。則隨巢子竹書紀年帝王世紀及詩三

百篇所載，信爲巨災。

江域雨澤獨豐

西周末年，雖中國罹此大旱，而長江流域，似實未受此旱災之影響。詩谷風，「刺幽王」。曰，「習習谷風，惟山崔嵬，無草不死，無木不萎」，知於時災禍之巨。古代漢族皆繁殖於黃河流域，當時中國北方必罹旱災可知。通鑑外紀引竹書紀年「孝王七年冬大雨雹，牛馬死，江漢俱凍」。江漢之凍，足徵南方之溫度反低而氣候寒，則南方之雨量或豐，未受北方旱災之影響。竺藕舫氏謂「南宋時代，黃河流域雨量雖減退，而長江流域雨量則反增加」。又據印人華葛謂「朝鮮、南滿、黃河下游之雨量，依日中黑子之數增加而減退。長江下游之雨量，則依日中黑子之數增加而增進」。依竺氏統計，謂「南宋一代日中黑子之多，爲自晉迄明所未有」，知於時長江流域雨量增加爲不誤。至日中黑子之多則謂「以地面溫度之減低」。竺氏又依終雪期之統計，云「自南宋高宗訖於理宗，共有四十次之春雪，則當時溫度特別低減，故日中黑子特別增多。依冬春雪之多少，可知當時風暴之途徑。風暴由長江流域入海，則風來自北，溫度低而多雪。如風暴掠黃河流域入海，則風來自南，溫度高而無雪」。西周末年之氣候，較之南宋之氣候頗覺相似。竺氏謂「奧國人勃落克納，以西亞裏海海面之升降，而推定紀元前八〇〇年左右，周厲宣諸王時，爲湖面（裏海爲湖）最高時期。即雨量豐沛時期」。而王以中氏口譯亨丁頓書，以「裏海屬於日中黑子多而雨量亦多之

地帶」。則西周之末，中國黃河流域大旱，而長江流域則氣候寒而雨澤豐，故江漢冰凍，牛馬以死。洪範五行傳曰，「周幽之敗也，日暈再重，一黑盡上下通在日中」。此殆即於時日中黑子之記載，盡上下通在日中，則黑子之盛也。唐鑒錄中國經濟思想史稱英經濟家及逢斯倡太陽黑點理論，以爲「太陽倘有黑點出現，即爲農業歉收之象徵，將由是而引起其他經濟事業之衰落。一循環之距離爲十年」。即潑曼倡論謂「經濟循環一來復，占時凡十二年」。史記貨殖列傳載計然之言經濟循環云「歲在金穰，水毀，木饑，火旱，六歲穰，六歲旱，十二歲一大饑」。白圭之言曰「太陰在卯，穰，明歲衰惡。至午，旱，明歲美。至酉，穰，明歲衰惡。至子，大旱，明歲美，有水。至卯，積著率歲倍」。中西諸儒先後研究之結果，於經濟循環所占之年數，意見頗能一致。計然所言當然不及近世經濟學說之詳密。然以二千年前之人，於經濟變化循環之至理，乃能洞若觀火，其識見之度越尋常，豈可思議。計然與及逢斯之能意見一致，蓋同據太陽中黑子之考驗。斯亦足驗證東遷前後，爲日中黑子多之時也。合東西之考察與記載觀之，則有以見西周末年，長江流域雨澤固豐，故宣幽之世，盡力於開拓淮漢之域，而大移徙國人於此土也。民卒流亡，西北空虛，則以西周之人，逐雨澤先已東南遷也。

黍苗之詩曰，「芄芄黍苗，陰雨膏之，悠悠南行，召伯勞之。我任我輦，我車我牛，我行旣集，曷云歸哉？我徒我御，我師我旅，我行旣集，曷云歸處？肅肅謝功，召伯營之。烈烈征師，召伯成之。原隰旣平，泉流旣清，召伯有成，王心則寧」。此固言車牛徒御，以移徙於謝。平原清

泉，陰雨黍苗，則有豐年之樂，足以安居。謝在南陽，爲漢水流域，故曰「悠悠南行」也。崧高之詩，「美宣王能建國親諸侯，賞申伯」。詩曰，「王命申伯，式是南邦，因是謝人，以作爾庸。王命召伯，徹申伯土田，王命傅御，遷其私人」，又曰，「王遣申伯，路車乘馬，我圖爾居，莫如南土」，此正言宣王遷申伯於謝，而命召伯營之，與以車馬而遷其私人，陰雨清泉，已非旱魃所能爲虐。時和歲豐，此周之所以遷其人於南邦者乎？則淮漢之域，雨澤正沛，而民之流亡者樂歸之，事足驗也。

宣幽繼世南向移民

西周之末，以北方大旱而淮漢流域豐稔之故，人民流徙自然趨於南方。周室蓋亦以開拓南方，移民淮漢爲職志。左氏昭十六年傳，子產曰，「昔我先君桓公與商人皆出自周，庸次比耦，以艾殺此地，斬之蓬蒿藜藿而共處之」。則幽王之時，鄭已東徙，固無俟於驪山之禍。鄭語：「桓公問於史伯曰，『王室多故，其何所可以逃死？』史伯對曰，『其濟洛河潁之間乎？』桓公曰，『南方不可乎？』又曰，『謝西之九州如何？』」皆其汲汲欲南之意。史記言「桓公於是卒言於王，東徙其民雒東」，是周末東遷之先，而鄭於桓公之世已東徙也。襄十四年傳戎子駒支曰，「謂我諸戎，是四岳之裔胄也。賜我南鄙之田，狐狸所居，豺狼所嗥，我諸戎剪除其荆棘，驅其狐狸豺狼，以爲先君不侵不叛之臣」。夫伊雒之間，王畿之近地，陸渾之戎來居之，已荆棘之墟而豺狼之窟，其曠廢

若是也。戎之東接於鄭，鄭之始來，亦曰「艾殺此地，斬之蓬蒿藜藿」，則雒東之荒莽猶戎之居也。鄭之東接於宋，左氏哀十二年傳曰，「宋鄭之間，有隙地焉，曰彌作，頃丘，玉暢，畀，戈，錫」，則自鄭而東，猶隙地也。夫晉之賂秦，則「東盡虢略」，周之錫鄭，則「與之武公之略，自虎牢以東」。伊雒河濟之間，皆沃土而開化獨早之地，乃荆棘生之，荒涼已甚，豈以旱災之故，民之流亡者已多歟？地曠人稀，故以之爲虢鄭之略耶？關中厥田上上，周鄭且不居，其情又可想也。

黍苗之詩，「悠悠南行，召伯勞之」。「肅肅謝功，召伯營之」，召旻之詩，「昔先生受命，有如召公，日辟國百里，今也日蹙國百里」。辟國百里，惟召穆公開拓淮漢足以當之，非召康公事也。曰，「申伯之功，召伯是營」，「于邑于謝，南國是式」，此召穆公之有事於漢。江漢之詩，「召穆公平淮夷也」，曰，「江漢之潏，王命召虎，式辟四方，徹我疆土」，又曰，「率彼淮浦，省此徐土」，此召穆公之有事徐淮。此所以爲「日辟國百里」，而宣王之功亦宏矣。左氏昭四年傳，「周幽爲太室之盟，戎狄叛之」。岐陽之蒐，塗山之會，太室之盟，等論齊功，則幽王蓋亦欲力征四夷者。詩莠之華，「閔幽王之時，西戎東夷交侵中國，師旅並起」。何草不黃，「下國刺幽王也」，四夷交侵，用兵不息」。漸漸之石，「下國刺幽王也，戎狄叛之，荆舒不至，乃命將率東征」。宣王惟定徐淮，而幽欲平荆舒，則用兵規模益遠也。小雅之詩，「鼓鐘將將，淮水湯湯」，故訓傳謂「幽王會諸侯於淮上」，朱右曾以「幽爲太室之盟，潁水出太室而入於淮，意太室會後，遂浮潁而入淮」。十月之交，「刺幽王」，詩曰「皇甫孔聖，作都干向，擇三有事，賁侯多藏。不

熬遺一老，俾守我王，擇有車馬，以居徂向」。幽王方用兵於荆舒，皇父爲濯征徐國之帥臣，則向宜在淮上。春秋襄十四年「會吳于向」，於今爲懷遠縣東北四十五里，當卽其處，召伯營謝，皇父作向，其事一也，故擇有車馬以徙之。下篇雨無正之詩曰「謂爾遷于王都，曰予未有室家」，又曰「正大夫離居」，皆爲遷向之事。鄭箋云，「盡將舊在位之人，與之皆去，無留衛王。又擇民之富有車馬者，以往居於向」，知徙者爲王官（用孔疏說）。箋又云，「作都立三卿，皆聚斂之臣，禮畿內諸侯二卿」，尤見三卿非畿內采邑之制。詩曰「胡爲我作，不卽我謀，徹我牆屋，田卒汙萊，曰予不戕，禮則然矣」，箋云，「女何爲役作我，不先就與我謀，使我得遷徙，乃反徹毀我牆屋，令我不得趨農田。此皇父所築邑人之怨辭」。則當時作役之浩大亦可知也。

詩大東，「刺亂也，東國困於役而傷於財」，詩曰「小東大東，杼軸其空，糾糾葛屨，可以履霜」，又曰「東人之子，職勞不來；西人之子，粲粲衣服；舟人之子，熊羆是裘；私人之子，百僚是試」。豈以作向立三卿皆聚斂之臣，遂至東土之耗斂若斯，而反以奉西人之奢逸耶？常武之詩曰「不留不處，三事就緒」。皇父作向，而「擇三有事」，則宣王惟竟武事，不留不處。至幽而后擇車馬以遷之，以皇父成召虎未竟之功。此周之專力於淮漢也。左氏傳曰，「宋蕭亳實殺子游」，謂宋萬弑閔公於蒙澤事也。宋都睢陽，其東南境最闊，包有彭城，春秋之初，蕭亳已入於宋。蕭爲附庸，毫則顓頊之後，國於蒙者也。則宋之闢地於淮，當在未入春秋之先。知周室旣衰，宣幽兩世所經略者已畢入於宋。此其東南境所以拓地最遠者耶？

第二 西戎東侵

獫狁東侵

西晉以荒歉兵戰之餘，人民流徙，而羌胡之禍興。周亦同然，而獫狁吠戎以構難。獫狁者實荒裔之族，而侵暴中夏。殆卽後之所謂塞種者也。廣宏明集七引荀濟論佛表云「漢書西域傳，塞種本允姓之戎，世居敦煌。爲月氏迫逐，往葱嶺南奔」。是允姓之戎，卽塞種也。吳承志氏以允姓之戎，爲獫狁之後。王靜安氏以隗姓之狄，爲鬼方之後。說皆可從。若然，則獫狁卽塞種也，張騫言「烏孫王號昆莫，本與月氏俱在祁連敦煌間，匈奴西邊小國也。月氏攻奪其地，人民亡走匈奴。單于以其民衆與昆莫使將兵，令長守於西城。時月氏已爲匈奴所破，西擊塞王，塞王南走遠徙，月氏居其地。昆莫遂西攻破大月氏，大月氏復西走徙大夏地，昆莫略其衆，因留居」。班書西域傳言「烏孫本塞地也，大月氏西破走塞王，塞王南越縣度，大月氏居其地，後烏孫擊破大月氏，大月氏西臣大夏，而烏孫居之，故烏孫民有塞種」。又言「大月氏西君大夏，而塞王南君罽賓，塞種分散往往爲數國」。塞種屢遷，而月氏皆奪其地，塞王南走印度，而月氏旋亦至焉。水經注「罽賓之境，有盤石之陞道。行二千里許，方到懸度。」後漢注引西域傳「懸度者，石山也。在皮山國以西，罽賓國之東也。」則月氏之居祁連敦煌，諒亦爲塞種故地。王會言「正西崑崙狗國鬼親，正北空同大夏月氏」。是月氏自北來，然後奪塞王地，居敦煌，則荀濟以塞種卽允姓戎，居敦煌，說自可依。此

漢書，當是華嶠薛瑩輩書也。允姓之戎西遷爲塞王，則周之獫狁爲塞種之禍自明。穆天子傳言「畢人告戎曰『陵翟來侵』」。天子使孟僖如畢討戎」。陵翟卽允狄卽獫狁，此獫狁之初至也。匈奴列傳言「至懿王時，戎狄交侵，中國被其苦，詩人疾而歌之，曰『靡室靡家，獫狁之故，豈不日戒，獫狁孔棘』」。周室獫狁之禍自是而熾。曰「豈敢定居，一月三捷」，王室威靈猶振也。又言「宣王命將征伐，詩人美大其功，曰『薄伐獫狁，至于太原。出車彭彭，城彼朔方』」，是時四夷賓服，稱爲中興」，是異於毛詩古文，以采薇出車爲文王詩也，故人表亦以南仲召虎次周宣王世。六月之詩言吉甫，出車之詩言南仲，而采芑之詩又言「顯允方叔，征伐獫狁」，明宣王之世將命者非一人。曰「昔我往矣，黍稷方華」，曰「六月棲棲，戎車旣飭」則出師者非一次。通鑑外紀惟言「宣王三十四年王征獫狁」，未知劉氏本之何書。而金文虢季盤言「惟十二年正月初吉丁亥作寶盤，丕顯子白，博伐獫狁，于洛之陽」。張石洲依羅次球以四分周術推之，周世惟宣王十二年建子月之三日爲丁亥。今伯盤「唯五年三月旣死霸庚寅，王初格伐獫狁」，王靜安氏亦推算爲當宣王世。不繫殷「唯九月初吉戊申，伯氏曰獫狁廣伐西俞」。此周先後伐獫狁之可考者。事非一次，蓋與詩同。史記周本紀十二諸侯年表皆不言宣王伐獫狁事，惟一記姜氏之戎。范漢書言「宣王立，四年使秦仲伐戎。後二十七年（卽三十一年），王遣兵伐太原戎，不克。後五年（卽三十六年），王伐條戎，奔戎。王師敗績。後二年（卽三十八年）戎人滅姜侯之邑。明年（卽三十九年），王征申戎破之。後十年，幽王命伯士伐六濟之戎」（濟或渾字之誤）。章懷注云「並見竹書」，此記宣王伐